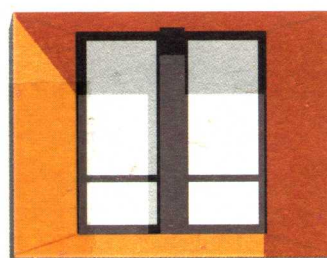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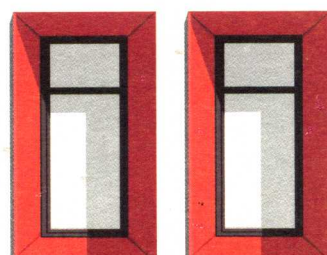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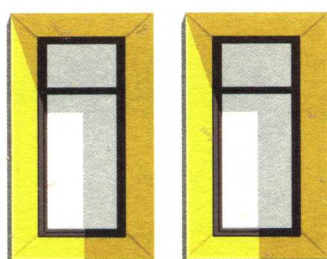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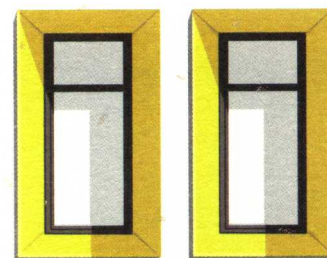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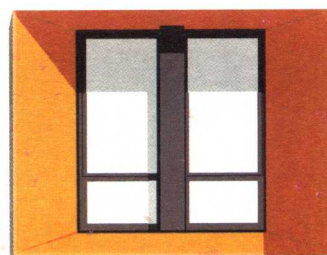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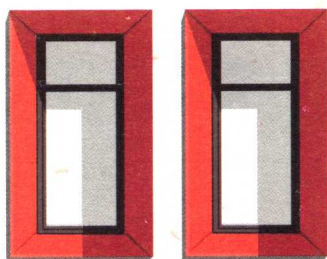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Jason Goodwin
Lords of the Horiz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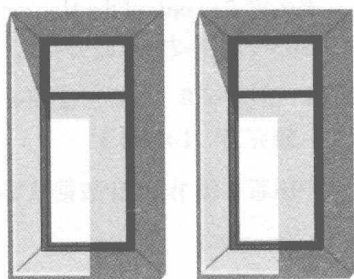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闲史

〔英〕杰森·古德温 著
周晓东 郭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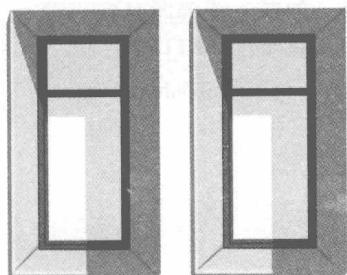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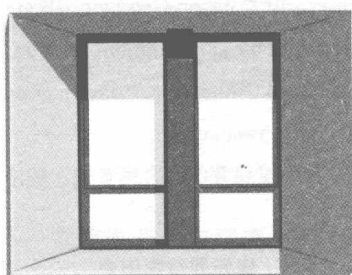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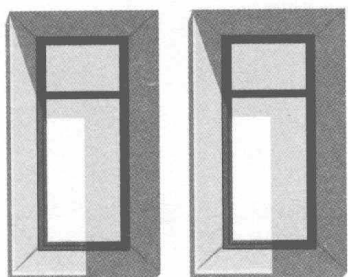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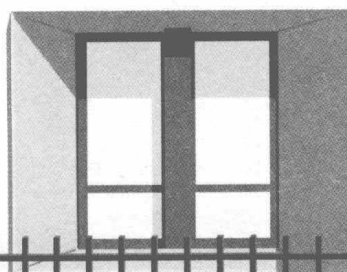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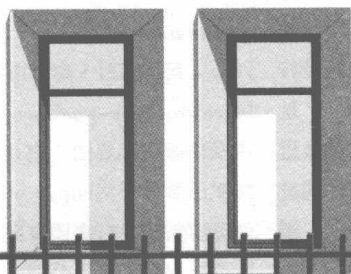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闲史



Jason Goodwin
Lords of the Horizons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杰森·古德温 著

周晓东 郭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奥斯曼帝国闲史 / (英) 杰森·古德温著; 周晓东

郭金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Lords of the Horizons: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ISBN 978-7-214-18295-1

I. ①奥… II. ①杰… ②周… III. ①奥斯曼帝国 - 历史 - 研究 IV.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4612号

Lords of the Horizons: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opyright © Jason Goodwin, 199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son Goodwin c/o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390

书 名 奥斯曼帝国闲史

著 者 【英】杰森·古德温

译 者 周晓东 郭 金

责任编辑 周晓阳

校 译 胡雨潭

装帧设计 soleilevant@163.com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2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8295-1

定 价 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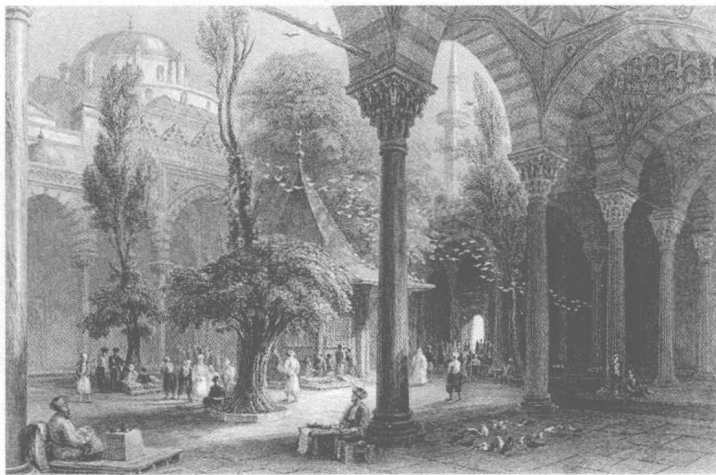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再过片刻，皮影戏的主角卡拉格吉和哈希维就要在这张幕布上登场了。

序

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拜亚齐清真寺，它的后方就是有屋顶的大市场。大市场的围墙外坐落着一座拜占庭时期的老教堂，如今已经不再作为教堂使用。尽管巨大的拱形屋顶已经摇摇欲坠，不过教堂里仍旧开着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墙上挂了几个灯笼，把昏暗的灯光洒在客人们身上。透过咖啡馆敞开的大门——越过拜亚齐清真寺后院的高大柏树，越过那些斑岩石柱——你可以一直看进清真寺的礼拜堂，虔诚的信徒们正在里面跪拜祈祷。



拜亚齐清真寺庭院中的柏树和斑岩石柱 [英] 威廉·亨利·巴特列特 (18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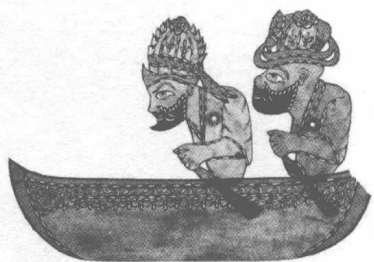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历史悠久的两个传统皮影人物卡拉格吉和哈希维

一支小型乐队占据了咖啡馆一角——包括一管笛、两面鼓、一把低音提琴和一个三角铁。另一个角落里挂着一张从背后映出灯光的幕布。几位年长的帕夏搂着孙子孙女坐在扶手椅中。老帕夏们有的穿制服，有的穿长袍、戴土耳其毡帽。他们身后又坐了几位表情庄严、裹头巾、抽烟斗

的老人，以及几个严严实实地裹在黑披巾里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女人。此外，两个身穿粗花呢外套的外国游客也正等着好戏开场。

再过片刻，皮影戏的主角卡拉格吉和哈希维¹就要在这张幕布上登场了。这两位可是奥斯曼舞台上家喻户晓的一对明星。两个皮影人物都是干骆驼皮做的，在油里浸过，呈半透明状，身上涂了色彩，关节处可以活动。据说，早在1396年，驼背、满嘴粗口的卡拉格吉和搭档哈希维就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开始了杂耍表演。他们上演的滑稽节目太有趣了，害得拜亚齐苏丹在布尔萨²兴建的大清真寺一时停工。苏丹大怒，下令处死他俩。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卡拉格吉和哈希维这两个人物在君士坦丁堡（即后来的伊斯坦布尔）早已有之。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这种表演就已有迹可考。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两个身穿苏菲教、萨满教和吟游诗人特有的华美服饰的拙劣模仿品的家伙，是由某位古代智者的形象演变而来。

在这家随时可能四壁坍塌的咖啡馆里，他俩的表演是由一位亚美尼亚人操纵的。这位全副家当用一张报纸就可以卷起带走的模仿高手兼滑稽大师，一个人操纵着五……六……甚至是七股木偶线。这个行当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亚美尼亚人的足迹也早已遍布四方。历年来，他去过匈牙利，逗得整支部队哄堂大笑，也到过埃及，让某位帕夏莞尔一乐；他把这些皮影人物、灯笼和小小的幕布带到了



划船的卡拉格吉与哈希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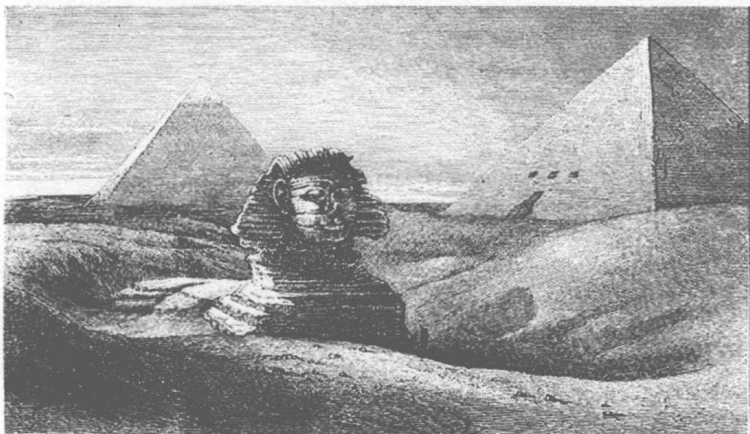
1 Karagoz和Hacivat，奥斯曼帝国历史悠久的滑稽皮影戏中的两个主要角色。——译注

2 Bursa，土耳其西北部城市，1326-1365年曾是奥斯曼帝国首都。——译注

伊拉克和克里米亚；他搭军队大车到过威尼斯近郊，乘战舰去过阿尔及利亚。两个外国游客经人提醒，分外注意听他挖苦地模仿外国人说土耳其语。小乐队卖力地奏着乐，亚美尼亚女人们格格发笑，孩子们兴高采烈。咖啡馆的彻尔克斯³少年们端来一杯又一杯咖啡。这些少年穿着“优美的传统服装”：肥腿裤和马甲，彩色亚麻头巾在剃短头发的脑袋上裹了一圈又一圈。

本书要讲述的是一个已经难觅其踪的民族——“奥斯曼”这个词并非一个地名。今天，它的语言已经无人使用，对它的诗歌略知一二的也只剩了寥寥几位教授——1964年，索非亚⁴举办了一次诗歌讨论会，席间有人请一位土耳其诗人介绍古典奥斯曼诗歌，后者竟慨然宣布：“我们没有什么古典作品。”

奥斯曼帝国在600年历史中，走过了崛起和衰亡的过程。14世纪初，它从安纳托利亚丘陵地带的一个尘土遍地的辖区开始发迹后，蚕食了昔日的拜占庭帝国，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多瑙河以北的所谓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悉数囊括进自己的领土。它夺取了安纳托利亚地区。14世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对他们俯首称臣。1453年，它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将黑海地区完全纳入麾下。1517年，它夺取了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叙利亚、阿拉伯和埃及，以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它控制了连接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关口要道，势力从多瑙河蔓延到尼罗河。



“它控制了连接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关口要道，势力从多瑙河蔓延到尼罗河”

〔英〕乔治·佩尔森（1890年），《尼罗河沿岸1000英里》插图

3 Circassian，西亚民族，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地，原住高加索黑海沿岸至库尔德斯坦地区。——译注

4 保加利亚首都和最大城市。——译注

奥斯曼帝国信奉伊斯兰教，尚武、文明而宽宏大量。在生活于其疆域之外的地域，也就是伊斯兰传统所谓的“战争之土”中的人看来，这个帝国是烦恼之源，亦是恐怖所在。不过，对于其臣民而言，帝国之内乃是一片“和平之土”。这个国度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秩序井然，堪称人间奇观，以至当时的人们觉得，营造它的绝非纯然人力——不过，至于它真正的创造者究竟是神是魔，就得由说话人站的立场来决定了。

然而，到了17世纪开初，奥斯曼人的步伐渐渐放缓。地中海眼看要遭到二次分割，奥斯曼的精神却停滞不前。西方各国争吵不休、彼此征战，但这种冲突是充满活力、带来进步的。而在奥斯曼帝国，战争已然胜利，冲突已被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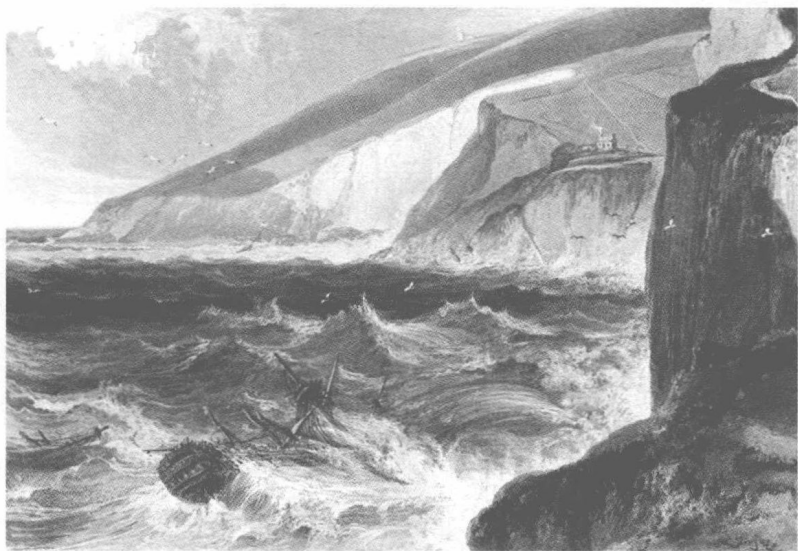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公元 526—565 年在位。
意大利拉韦纳圣维塔莱教堂内的镶嵌拼图（547年左右）

制，法律已经制定，奥斯曼人带着一种怀旧的自豪，前所未有地沉迷于往昔。

接下来300年间，出现了种种关于帝国行将崩溃的预言，不过它们都没能变为现实。帝国一意孤行、摇摇欲坠，政治腐败、意志懈怠，却仍不失为一个奇迹，呈现出一种腐败的奇观。“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1621年，托马斯·洛⁵爵士对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如此评价。而这具老朽之躯，在爵士本人去世之后，继续苟延残喘了几乎三个世纪，甚至比它最凶猛的对手沙皇俄罗斯和哈布斯堡王朝还多活了整整四年。直到1878年，奥斯曼人才被逐出波斯尼亚。奥斯曼苏丹对埃及的统治至少在名义上一直维持到1882年。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征服的省份中，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阿尔巴尼亚是最桀骜不驯的几个之一。不过，直到1909年，阿尔巴尼亚仍在向君士坦丁堡派遣议会代表。

奥斯曼帝国总体上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它的许多臣民并非穆斯林，而且帝国无意强迫他们皈依。帝国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却对贸易兴趣不大。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突厥帝国，但它的大多数显贵和官员，乃至它的突击部



英国英吉利海峡边的天然屏障——白崖岩壁 [英]威廉·丹尼埃尔（1823年左右）

5 Thomas Roe (1581-1644)，英国贵族，曾出任詹姆斯一世派往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大使。1621年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译注

队，都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帝国采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展现的是波斯的威严，享有的是埃及的财富，使用的是阿拉伯的文字。奥斯曼人在当时并未被视为建筑高手，然而它的一位以严酷出名的大维齐尔⁶据说修建了比查士丁尼大帝⁷还要多的教堂。奥斯曼人不曾制定什么农业发展计划，但是他们征服的欧洲土地都比原先出产丰茂。

奥斯曼帝国在辉煌期过后，继续生存了很长时间。拿破仑登陆埃及时，奥斯曼帝国在世人眼中已经像西班牙一样不堪一击、像威尼斯一样腐朽不堪，再也不复往昔的显赫。尽管不乏人才，但帝国已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发挥才华的舞台。它最出色的水手都是希腊人，最精明的商人都是亚美尼亚人，它的士兵以英勇出名，却没有像样的统帅，它的政治家们运筹帷幄，却不受信任。不过，奥斯曼帝国尽管不像英国有白崖岩壁⁸阻挡进攻，也不像法国有单一的语言团结全民，却仍旧蹒跚着步入了20世纪。它不曾像西班牙一样做过净化宗教的幻梦，未曾在国土上发现过金子，没有开展过大西洋贸易，更不曾发明蒸汽机。奥斯曼人在帝国的风烛残年中，似乎对付谈判多于做决策，喜好传统胜过搞革新。与正如火如荼地经历变革和发展的西方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对于世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寡淡消极的态度。

也许，从来不曾有哪个帝国以如此公开的方式陨落得如此不堪——1856年，土耳其在英法援助下与俄罗斯展开的克里米亚之战，可谓史上第一场有记者报道的战争。沙皇亚历山大蔑称奥斯曼帝国为“欧洲病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则冷冰冰地称它为“东方问题”，暗示要解决它还得仰赖强悍的基督教绅士们。当然，对更多的西方人来说，昔日这个引发恐惧的国度已蜕变为让他们好奇甚至倾慕的对象：没有人能抗拒一个传统社会所具有的美感，画家们更是发现关于地中海东部生活的作品销量大增。到了19世纪，帝国做了个勇敢的尝试，响应大众的呼声，调整发展方向——它试图效仿西方，尝试尝试变革魔法。然而，正是这种剧变要了它的命：彼时它的核心已非常衰弱，再也承

6 Vizier，奥斯曼帝国的一种高官。——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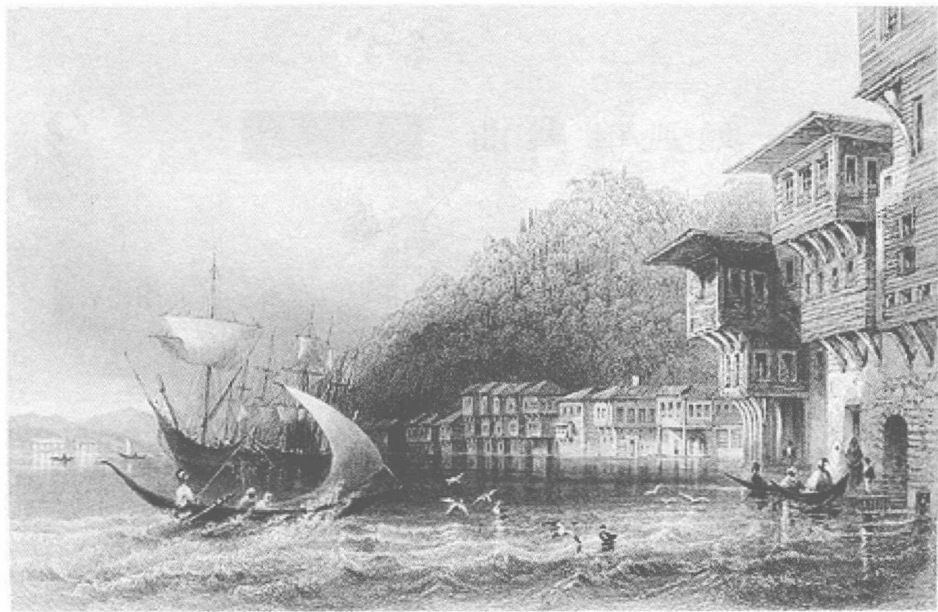
7 Justinian I (482-565)，东罗马帝国皇帝，公元 526-565 年在位。曾主持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统治期间，几乎恢复了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辉。后人视这段时间为希腊罗马时代后期的一个“黄金时代”。——译注

8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边的白色悬崖，起到阻挡进攻的作用。——译注

受不了任何变动。

皮影戏演到最后一幕，卡拉格吉被塞进了棺材。不过，收场之前，他又顶开棺盖蹦了出来，坐在棺木上纵声大笑。亚美尼亚皮影师傅把灯吹灭。小乐队奏完高亢的尾声，放下了乐器。刚才忙着四下递送点心的彻尔克斯少年们走到观众中讨要硬币。那几位老帕夏的小孙女们对表演中的不雅话语格格发笑了一阵，这会儿正蹒跚地朝门口挤去。

操纵这场叫做奥斯曼帝国的波澜壮阔的宏大表演的老迈大师退场了。他收拾起皮影偶人，吹熄油灯，只留下空荡荡的舞台：巴尔干半岛的山丘、平原和山坡，安纳托利亚的高原和海岸，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埃及的沙漠，匈牙利的草原，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那灰蓝灰蓝、拍击着加拉太大桥桥柱的海浪。



“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那灰蓝灰蓝、拍击着加拉太大桥桥柱的海浪”

[英] 威廉·亨利·巴特列特（1838年）

目 录 / Contents

序 1

第一部 曲线和弧纹

- 第1章 源起 3
- 第2章 巴尔干人 12
- 第3章 雷霆 24
- 第4章 攻城 32
- 第5章 中心 48
- 第6章 宫殿 55
- 第7章 战争 69
- 第8章 苏莱曼大帝 82
- 第9章 秩序 94
- 第10章 城市 114
- 第11章 海上 125
- 第12章 节奏 134

第二部 土耳其的时间

- 第13章 土耳其的时间 149
- 第14章 僵持 158

第15章 后宫囚笼 165

第16章 盘旋 174

第17章 帝国 185

第三部 藏宝

第18章 藏宝 209

第19章 寇普洛鲁和维也纳 219

第20章 奥地利和俄罗斯 234

第21章 “阿扬” 242

第22章 假象 252

第23章 边界地区 264

第24章 “大吉之事” 285

第25章 分崩离析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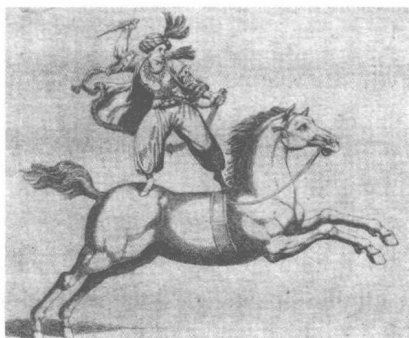
尾声 315

第一部

曲线和弧纹

8世纪时，突厥人就这样逐步向西面挪动开去。

——第1章 源起



骑士们知道如何骑着一匹狂奔的马，以惊人的速度掷出足以穿透铁板的飞梭。

第1章 源起

欧亚大草原幅员辽阔，一路延伸到黑海岸边，北与针叶林和永久冻土带接壤，南为沙漠所包围。大草原上遍布着灌木丛和粗硬的草地，气候变化无常，难以耕种。

大草原的居民们利用草地放养畜群。他们住帐篷，骑矮小顽强的突厥草原马——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这片土地上的人就驯服了这种马儿。这些居民组成了许多部落，一般统称他们为“突厥人”。几百年来，周边的国家利用武力和谋略，不断压榨他们的领地。在11世纪，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

饥荒时节，农夫们大都会留在原地等待转机，游牧者却会设法远走他乡。或许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恶劣的气候因素，大草原上时不时涌出一群斗士，攻进周边的国家。

于是，在这片浩大的干涸之海上，掀起了层层巨浪：每每，向农人们发起进攻的并非饥荒的直接受害者，而是一些被远方的暴动波及，不得不挪位的人。8世纪时，突厥人就这样逐步向西面挪动开去。他们穿过所谓的河中地区¹的山口，涌进当时的伊朗和伊拉克，并继续西进。他们要么一个个溜过边境，

1 Transoxania，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之间的地域，大致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等地。——译注



骁勇善战的突厥骑士，平素训练时会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比如稳稳站在飞奔的马背上

〔意〕弗朗西斯科·巴西里卡塔（1618年）



骑骆驼的突厥士兵

〔德〕恩哈德·施科恩（约1530年）

要么成群结队地行进，在各个国家时而充任士兵，时而干点篡权夺位的勾当。

突厥人骑着马儿，进入了各个古老的要塞。这些要塞里遍布着水井和集市，到处都是圆顶与尖塔，博学者在柠檬树林中熟练地宣讲着神学理论。突厥人使用刺绣马鞍，脚蹬钢靴般的马镫。他们的马儿瘦精精的，腿短背高。这些通人性的马儿被主人们深深地爱着，以至于有时很难分清这场大迁移的主角究竟是骑马的人，还是驮人的马。“奥斯曼的人民，”1775年，奥斯曼帝国的一位要人对俄罗斯人解释道，“与马和马鞍打交道为时已久。”他们用旗杆上的马尾标志象征权威，懂得如何命令马儿嘶叫，还教会它叼起地上的剑递给骑手。他们会把马的尾巴染成红色，用栗树皮给马治疗伤口，而且规定马儿有资格像人一样享受体面的安葬。这些马也确实不负众望。比如说吧，1505年，年轻的赛利姆王子政变失败后，全靠一匹名叫“黑狼”的马才逃出险境。骑士们知道如何骑着一匹狂奔的马，以惊人的速度掷出足以穿透铁板的飞梭。他们也会以每秒钟三支箭的速度，骑在马上反身射中移动的目标。他们的箭术如此高超，以至直到19世纪，身穿双排扣礼服，说着一口过得去的法语的土耳其苏丹依旧能在800码开外，一箭射进某位半信半疑的美国大使双腿间的空档儿。

“伊斯兰的世界，”散文家艾萨德拜伊²断言，“就在沙漠里。”游牧民

2 Essad Bey (1905-1942)，犹太人作家、记者、东方学者，原名列夫·努西鲍姆，生于基辅，后移居德国，曾自称穆斯林王子，以艾萨德拜伊为笔名写作。——译注

族的人有可能一连几个星期都在漫无目的地流浪，不过全知全能的真主却始终不离他左右：一天五次，信徒要自己清理思想、净身祈祷。对于那些不清楚将会去往何方、与谁为伴的人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有着恒定不变戒条的伊斯兰教乃是一种有力的防身之物。除真主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个祈祷一天必须重复五次。禁食猪肉、禁止饮酒、必须施舍。信徒必须不厌其烦地与异端邪说做斗争，不过，除非遭到挑衅，否则这种斗争必须和平地进行。

伊斯兰世界的边境不断拓展。总有那么一些穆斯林农夫喜欢墨守成规，哪儿也不去，只会乖乖听人摆布：在奥斯曼人眼中，这些穆斯林农夫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农夫一样，都需要他们为之负责。毫无防御能力的耕田人正好构成了骑马者生来就该负责管理的群体，伊斯兰帝国的精英集中在市民和游牧者中，这些团体行动更快、来去更自由，而且打心底里瞧不起农夫生涯。伊斯兰教由流动商队在中东诸城加以传播，也由那些自称“加吉”，也就是圣战士的穆斯林征服者们挥舞着宝剑播向四方，他们在7世纪时便策马冲出了阿拉伯半岛。漫漫长途在他们看来不值一提，南下北非海岸，北上欧亚大草原，全都不在话下。伊斯兰帝国，又名和平之土，从赫拉克勒斯之柱³蔓延到伊朗的沙漠，就连地中海也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内湖。

不过，他们的冲劲终于渐渐平息，圣战士精神开始衰退。到了9世纪，阐释之门缓缓关闭，伊斯兰世界安定下来，昔日的锐气略有减弱。同时它的魅力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在伊朗、埃及、西班牙，伊斯兰文明开花结果，学者和法官们



12世纪的一位法国十字军骑士

15世纪木刻，作者不详

3 Pillars of Hercules，指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相对的两座石山。——译注